

隨園詩話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郭紹虞 羅根澤主編

隨園詩話

下

袁枚著

顧學頤校點

隨園詩話（共兩冊）

---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16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印刷三廠印刷

字數590,000 開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張27 $\frac{1}{2}$  插頁4

1960年5月北京第1版

1982年9月北京第2版

1982年9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數 11,501—46,500

---

書號 10019·1580

定價 2.80元

目錄

隨園詩話

卷一	一	卷九	二八七
卷二	三三	卷十	三二九
卷三	六七	卷十一	三六七
卷四	一〇一	卷十二	三九三
卷五	一三三	卷十三	四二九
卷六	一六七	卷十四	四六五
卷七	二〇九	卷十五	五〇五
卷八	二四九	卷十六	五三七

隨園詩話補遺

卷一	五六五	卷三	六二五
卷二	五九三	卷四	六四九

卷五..... 六七 卷八..... 七六三

卷六..... 七二 卷九..... 七九一

卷七..... 七三三 卷十..... 八一九

校點後記..... 八四一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八四三

附錄

冒廣生批本隨園詩話跋..... 八七〇 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鄧之誠節錄）..... 八七三

冒廣生草間記（伍拉納之獄）..... 八七一 張爾田批本隨園詩話跋..... 八七四

附記..... 八七五



#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

一

詩始于虞舜，編于孔子。吾儒不奉兩聖人之教，而遠引佛老，何耶？阮亭好以禪悟比詩，人奉爲至論。余駁之曰：『毛詩三百篇，豈非絕調？不知爾時，禪在何處？佛在何方？』人不能答。因告之曰：『詩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諸身而足矣。其言動心，其色奪目，其味適口，其音悅耳，便是佳詩。』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詩可以興。』兩句相應。惟其言之工妙，所以能使人感發而興起，倘直率庸腐之言，能興者其誰耶？』

二

李玉洲先生曰：『凡多讀書，爲詩家最要事。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欲其助我神氣耳。其隸事、不隸事，作詩者不自知，讀詩者亦不知。方可謂之真詩。若有心於炫淹博，便落下乘。』

又有人問先生曰：「大題目用全力了却，固見力量，倘些小題，亦用長篇，豈不更見才人手段？」先生笑曰：「獅子搏兔，必用全力；終是獅子之愚。」

三

同一樂器：瑟曰鼓，琴曰操。同一著述：文曰作，詩曰吟。可知音節之不可不講。然音節一事，難以言傳。少陵「羣山萬壑赴荆門」，使改「羣」字爲「千」字，便不入調。王昌齡「不斬樓闌更不還」，使改「更」字爲「終」字，又不入調。字義一也；而差之毫釐，失以千里；其他可以類推。

四

沈雲椒侍郎未遇時，館于陳梅岑家，其時梅岑尙髫也。然梅岑詩筆清新，實爲先生傳授。諺云：「開口乳要喫得好。」此之謂也。梅岑常誦先生午日秦淮云：「菖蒲綠映石榴紅，罨盡東西放幾叢。不辨誰家妝閣底，遠山多在畫屏中。」闌干影裏綺疏橫，艾酒齊酣笑語迎。樓上衣風樓下水，一簾香霧不分明。」丹符風颭佛幡如，扇影參差漾碧虛。一片湖光星萬點，家家水閣上燈初。」柳陰檻外泊船頭，都向尊前聽短謳。却到中流清景好，蔣王山上月如鉤。」晚過楓橋云：「雨不成絲柳帶烟，暮天遠水正無邊。客愁最怕鐘聲攪，不向楓橋夜泊船。」泛舟城北云：「最是長條柳，依依一愴情。蘆花猶未白，已解作秋聲。」

## 五

鄭璣尺先生咏鏡云：「朱顏誰不惜，白髮爾先知。」可謂佳矣。後聞俞鶴齡秀才咏鏡有「白髮朱顏管一生」，七字尤佳。其妙處在「管」字。

## 六

趙雲松過蘇小墳云：「蘇小墳鄰岳王墓，英雄兒女各千秋。」孫九成過琵琶亭云：「爲有琵琶數行字，荻花楓葉也千秋。」句法相似。

## 七

近日有巨公教人作詩，必須窮經讀注疏，然後落筆，詩乃可傳。余聞之，笑曰：且勿論建安、大歷、開府、參軍，其經學何如。只問「關關雎鳩」、「采采卷耳」，是窮何經、何注疏，得此不朽之作？陶詩獨絕千古，而「讀書不求甚解」。何不讀此疏以解之？梁昭明太子與湘東王書云：「夫六典、三禮，所施有地，所用有宜。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竟全大誥。」此數言，振聾發聵，想當時必有迂儒曲士，以經學談詩者，故爲此語以曉之。



八

人問：「杜陵不喜陶詩，歐公不喜杜詩：何耶？」余曰：「人各有性情。陶詩甘，杜詩苦；歐詩多因，杜詩多創：此其所以不合也。」元微之云：「鳥不走，馬不飛，不相能，胡相譏？」」

九

宋人漁父詞云：「歸來月下漁舟暗，認得山妻結網燈。」又云：「不愁日暮還家錯，認得芭蕉出櫂籬。」二語相似。余寓西湖德生庵，夜深，斷橋獨步，常恐迷路，緊望僧庵燈影而歸，方覺二詩之妙。

一〇

凡菱笋魚蝦，從水中采得，過半個時辰，則色味俱變；其爲菱笋魚蝦之形質，依然尙在，而其天則已失矣。諺云：「死蛟龍，不若活老鼠。」可悟作詩文之旨。然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作者難，知者尤難。

一一

尹文端公出將入相，垂四十年，常謙謙然不自喜。惟小妻張氏以所生女入宮，爲皇子妃，誥封一品夫

人，逢人必誇。故紀恩詩曰：「瑞日臙臙展翠屏，環階拜舞祝慈寧。爭傳王母瑤池會，竟見仙班列小星。」

一一

余屢覓同年楊兼山大探詩不得，今年到蘇州，得其古香堂詩稿。秦宮云：「五丈旗飄復道寬，曉粧人試綠雲盤。虛懸照膽秦宮鏡，不見長城白骨寒。」舟中云：「斷雲作意橫遙嶺，明月多情送短篷。最愛風標兩公子，一生消受綠蘆風。」又，「春衣典盡還賒酒，鶴俸分來又買花。」皆駘蕩可喜。

一二

庚申初春，余與兼山及諸同年在京師遊陶然亭。兼山次壁間田退齋少宰韻云：「欲雨不雨春晝陰，城南亭子同登臨。雪痕消盡葦根出，磬響斷時禽語深。且喜僧寮無俗韻，漫將宦迹託沉吟。丁香幾樹才含萼，記取花時策杖尋。」兼山晚年寵妾與夫人反目。余戲之曰：「君可記四十年前贈內詩乎？」兼山請誦之。曰：「百杵午窻頻擣藥，一燈子夜尙縫衣。」此與唐明皇王夫人脫阿忠半臂作生日何殊？讀之可作回心院矣。」兼山笑而不答。田少宰諱懋，山西相公從典之子，立朝有聲。

一四

杭董浦論七律，不喜拗體。余道：詩境甚寬，實有因拗轉峭者。因誦倪紫珍先生客中憶西湖云：「江水不如湖水澄，南峯涼暖時堪登。入雲但問采樵客，踏葉偶隨歸寺僧。一掬泉因瘦蛟活，滿山桂與青霞烝。白波渺渺未可渡，空倚葛陂三尺藤。」似此八句，一調平仄，便索然無味矣。杭亦以爲然。先生官御史，古貌清標，識余于未第時。余學寫殿試卷，先生教以偏旁點畫，致足感也。記其渡江遇風云：「越陰已夙戒，涉波復新儒。忽然馮夷怒，葉舟竟掀播。命祇比毛輕，心已拚飢破。且守柁檣立，獨抱忠信臥。須臾洪濤平，白鷗浮一箇。」在試院中答厲衣圍侍郎云：「文入彀中須賞識，棋于局外易分明。」贈丹桂云：「老幹十年看獨立，丹心一點早平分。」其存心之公正可想。宿瀘溪云：「避風先泊岸，過雨更觀瀾。」皆妙。先生名國璉。

一五

李謹瑋遊靈隱寺，雲林大師出示右軍感懷札，紙墨殘缺，如裂春水。又出山谷、襄陽二札。李題云：「玉印何時勒，貞觀十五年。不多完筆墨，一半補雲烟。稀世無人信，名山有佛憐。我來長跪讀，深幸見殘箋。」觀梅云：「步步梅花裏，遲遲過石梁。兩山清澗合，一路白雲香。偶約探春侶，同登選佛場。羨他修得到，愧我半生忙。」又：「願我忽無影，前峯落照微。」十字亦超。

一六

余遊武夷，至大藏峯，望半字山，穴中有橋板梁柱，大小百千根，參差堆架，灰墨色，長短不齊，既不朽爛，又不傾落。其下湍急，舟難停泊。有某官，擊以鳥鎗，落木梯數片。朱子云：『是堯時民，避洪水居此。水平時，人下而木存。』想亦有理。余還杭州後，與孫景高世講談及之。孫出所藏虹橋板一片，長尺許，薄三分，云得自張芑堂，張又得于吳達夫。梁山舟題云：『虹橋之板長徑尺，付與幽人鎮玉格。』延陵家藏東海題，題處天然一角白。書不可信字可傳，非松非柏無人識。即今散落市廛中，君獨何緣收拾得。當年吹墮武夷峯，仙凡惘恍將毋同。須防一夜風霜起，飛上青天化斷虹。』主人題云：『虹橋遺迹倩誰搜，千載猶看片板留。莫道仙踪渺難問，有人曾向武夷遊。』九曲環溪鎖翠烟，仙風吹墮幾何年。題來好句尤珍重，慰我平生嗜古緣。』

一七

人餽得心大師雞子四十，師大吞咽。人笑之。師作偈云：『混沌乾坤一口包，也無皮血也無毛。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在人間受一刀。』

一八

金陵山川之氣，散而不聚，以故土著者絕少傳人。王、謝渡江，多作寄公，亦復門戶不久。此其證也。然街衢宏闊，民氣淳靜，至今士大夫外來者，猶喜家焉。桐城姚姬傳太史掌教鍾山，有移居之志。賦詩

云：「又向金陵十日留，依然雙闕望牛頭。交遊聚處思移宅，衰病行時愛掉舟。蕭寺風多疑作雨，後湖烟淡總如秋。僧書擬共舒王讀，不弔興亡惹淚流。」余謂：第四句尤合余意。余當未衰時，亦喜舟行，畏陸行也。

太史七古雄厚，惜篇長難錄。錄其岳陽樓見月云：「高樓深夜靜秋空，蕩蕩江湖積氣通。萬頃波平天四面，九霄風定月當中。雲間朱鳥峯何處，水上蒼龍瑟未終。便欲拂衣瓊島外，止留清嘯落湘東。」弔王彥章云：「亂世烏飛難擇木，男兒豹死自留皮。」哭劉耕南云：「別來書到長安少，死去才教天下空。」淮上云：「只愁天上桃花水，浸失淮南桂樹山。」釣臺云：「可憐高鳥盡，回憶釣魚磯。」皆絕妙也。己巳歲，余中秋夜渡江云：「世上夜深秋正半，江心風定月當中。」亦與先生岳陽三四聯相似。先生從父南青諱範，在長安與余有車笠之好，學問淹博，而不喜吟詩。余改官江南，送行詩麻集，而南青無有也。余調之云：「南青愛人如老嫗，初入翰林殊栩栩。平時著述千萬言，臨別贈我無一語。」

一九

閩秀、吾浙爲盛。庚戌春，掃墓杭州，女弟子孫碧梧邀女士十三人，大會于湖樓，各以詩畫爲贄。余設二席以待之。徐裕馨，相國文穆公之孫女也，畫法南田。詩吟中、晚。即景云：「讀罷黃庭卷懶開，靜中消息費推裁。吹燈欲禁花留影，剛捲珠簾月又來。」暮秋云：「寒蝶低飛月滿枝，海棠紅冷桂凋時。笑儂竟比黃花瘦，青女多情知未知？」畫眉云：「柳梢枝上曉風柔，夢醒雕欄語未休。莫向碧紗窻畔喚，美人猶是



未梳頭。暮春云：「殘紅片片卸簷前，樹有餘香蝶尙憐。士女不來芳草外，鞦韆猶繫綠楊邊。中庭風靜遊絲落，繡戶簾垂紫燕穿。恰好送春詩未就，瑤臺有妹贈雲箋。」夜雨云：「夜雨小窗多少，春喚子規去了。起來收拾餘花，又把五更風惱。」

二〇

汪紳，字巽爲，號順哉，秋御先生之女也。春日山居云：「山居無事起常遲，不斷溪聲雨過時。最愛學飛新燕子，簾鈎低拂影差池。」聞蟲云：「四壁亂蟲鳴，聞聲暗自驚。獨憐秋一色，可奈月三更。嘆息余如助，丁寧夢未成。可知爲客者，緣爾倍關情。」秋月云：「古戍鳴寒柝，孤城急暮砧。」俱饒有唐音。

二一

孫春巖觀察滇南，娶姬人王氏，名玉如，善畫工詩，與女公子雲鳳、雲鶴聞房唱和，有林下風。喜弟自滇至云：「既見翻疑誤，凝眸各審詳。九年雲出岫，一夕雁成行。別後滄桑換，途中歲月長。舊容驚半改，鄉語歎全忘。對月秋垂淚，聽猿夜斷腸。逢人問消息，覓便寄衣裳。剪燭心方慰，回頭意轉傷。自余離故土，賴爾奉高堂。感逝餐應減，思兒鬢恐霜。弟能支菽水，妹可護溫涼。聞已調琴瑟，曾無弄瓦璋。當年送我處，今日遇君場。彼此皆如夢，依依兩渺茫。」此詩，置白太傅集中，幾不可辨。

一一一

錢塘陸飛，字筱飲，乾隆乙酉解元。性高曠，善畫工詩，慕張志和之爲人，自造一舟，妻孥茶竈，悉載其中，遨遊西湖，以水爲家。揚州遇雪云：「雨隨微霰集，船與斷冰爭。」渡錢江云：「萬弩尙餘沉鐵在，羣山渾欲勒潮回。」爆竹云：「縑袍易裂拋宜遠，濁酒能醒近未妨。」

近來習尙，丈夫多臂纏金鐲，手弄椰珠。余頗以爲嫌。而謹厚者，亦復爲之。陸作詩刺之云：「我聞遠買多艱虞，纏金或以資窮途。途窮未必非懷寶，懷藏亦足來萑苻。世人金多揮不足，舉袖滿堂黃映肉。指環臂釧乃女子，男化女兒何日始？南方草木椰最久，實大如瓜漿作酒。何年落子比元珠，一串摩尼時在手。有手不弄琴與書，有手不把犂與鋤；可惜白日空摩挲，不有博奕猶賢乎？」

一一三

余嘗求陳望之先生詩而不得，詩話中所載甚少。近日王夢樓從楚中歸，誦其月夜登黃鶴樓云：「丹樓天外峙，皓月空中行。銀濤與玉魄，相迸出光明。樹暗漢陽渡，雲低鄂渚城。不知何處笛，解作落梅聲。」泛舟登伯牙臺云：「伯牙臺畔曉鷺飛，梅子山前綠漸肥。舟共鳧鷖聊泛泛，柳遮樓閣似依依。人琴千古知誰在，江漢殘春照翼稀。我欲臨風彈一曲，落紅成陣亂斜暉。」

二四

丙辰召試者二百餘人，今五十五年矣，存者惟錢籛石閣學，與余兩人耳。庚戌五月，相訪嘉禾，則已中風，半身不遂，年八十有三，猶能醞釀清談。家徒壁立，賣畫爲生，官至二品，屢掌文衡，而清貧如此，眞古人哉！刻籛石齋詩集四十九卷，最後，題春圃弟茶舫圖云：『清涼山後阿兄題，大令名看小令齊。三月柳遮江路永，十年人隔夕陽低。』拳拳念舊，蓋物稀爲貴，理應然也。先生吟詩，多率眞任意，有夫子自道之樂。其村居云：『村居誰爲閉門高，夜雨頻添水半篙。楊柳初絲亞文杏，木蘭如玉照櫻桃。』王官谷小雲同住，華子岡深犬夜噪。短杖一枝扶便出，西軒北陌又東臯。『先人別業云：『屋于高處非忘世，志欲終焉此讀書。』皆有駘宕之致。先生名載，嘉興人。

二五

家常語入詩最妙。陳古漁布衣咏牡丹云：『樓高自有紅雲護，花好何須綠葉扶。』國初，徐貫時寄妾云：『善保玉容休怨別，可憐無益又傷身。』

二六

秋霜初下，木葉未凋，而浮萍先悴。松江張夢階之女玉珍有句云：『梧陰尙覆階前草，秋信先殘水面花。』

雖眼前景，無人道過。又贈歸燕云：「空巢爲汝殷勤護，重到休迷故主樓。」真仁人之言。王珍嫁太倉秀才，徐脚，有孝子之稱。

二七

凡攻經學者，詩多晦滯。獨蘇州江鄭堂，詩能清拔；王蘭泉，司寇之高弟子也。登齊雲山云：「危梯高百步，曲折徑通幽。人與鳥爭路，僧邀雲住樓。山收千里翠，石放衆溪流。空際聞鐘磬，聲從何處求。」寓樓云：「東風料峭覺衣單，樓閣虛空夢未殘。病裏已教花事去，愁來肯放酒杯寬。畫圖勸客看山色，書卷留人忍夜寒。去歲家書今歲達，老親爲我定加餐。」送蘭泉從方伯升司寇入都云：「民情愛冬日，朝命轉秋官。」抑何工切。

二八

余十二歲，受王交河先生關生知，入學；十五歲，受李安溪先生清植知，補增；十九歲，受帥蘭臯先生念祖知，食餼。感知己之恩，求王、李二公詩不可得。近在汪松蘿清詩大雅中，得帥公春園云：「羣香多撲鼻，空翠總沾衣。良以得春趣，因之忘世機。徑幽當曉寂，禽小見人飛。我意適如此，看雲何處歸。」又，秋信云：「柳殘池受月，花落徑添泥。」彈琴云：「耳邊猶有韻，空外絕無聲。」